

菱荷叶的荒山十年

徐巧琼

绝境

对菱荷叶来说，她的人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，分水岭在2009年。

菱荷叶的丈夫当过多年木匠，做得一手好木作，2002年，又承包了村里的荒山，搞了个吴家塘茶厂。几年经营下来，茶厂开始赢利。在宁海岔路湖头村，这个四十来岁的汉子，算是一个能人了。

丈夫“大条”，不会讲什么甜言蜜语，但在平时，他总是不让她干重活粗活。办茶厂，每年四五月份最忙，菱荷叶看着老公忙进忙出，自己也坐不住了，想去帮一把，他总是摆摆手：不用，你休息去，把女儿照顾好就行，厂里有我呢！

夫妻俩有个正在读高中的女儿，小姑娘成绩不错，一直以来的心愿，就是考上985、211大学。丈夫体贴照顾，女儿乖巧懂事，菱荷叶觉得，这就是她梦想中的生活了。

谁料在2009年，生活向她展露了冷酷的一面。

“从2009年起，他开始生病，随后，就一直吃药、住院、动手术……”菱荷叶说，丈夫体质一向硬朗，对于身体的种种不适，根本不当一回事，还经常安慰妻子，自己能吃会睡就没啥大问题。谁也没料到，仅仅十六个月，原本走路带风、大声说笑的丈夫，一夜之间，撒手而去。

生活的重担，一下子压在了菱荷叶身上。

办完丧事，菱荷叶陷入绝望。丈夫去世后，留给她一片茶场和一身债务。她把大大小小的债务盘了一遍，吓出一身冷汗：五六十万元！

受父亲病情影响，女儿高考时发挥失常，只被录取到一所三本院校。菱荷叶一盘算，这又是一笔大开支。这边债务叠成山，那边要支付孩子的学费生活费，一时间，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她问女儿，可不可以不读书。女儿说：如果真没办法，我只能退学，但我自己想想，还是要读大学。

在亲戚里头，菱荷叶最信任娘家的表哥，表哥读过书，有见识。想来想去，她跑去让表哥拿个主意，表哥说：孩子既然这么想，你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吃苦，让她读，否则你要后悔的。

“读书需要钞票，还债也要钞票，我去厂里打工，一个月才两千块。这点钱，是给女儿用还是给自己用？”菱荷叶陷入深深的无奈和痛苦中。

她回忆起丈夫离世前，嘴里一直念叨着茶厂，那五百亩茶山，是他毕生的心血。想到这，菱荷叶打定主意：把茶厂重新办起来，把这个家给撑起来！

曙光

办厂，说说容易，做起来却是一个大写的“难”字。搞茶场，一要资金，二要技术。为了提高茶叶质量，相应的机器设备，每年都要改进，人工费逐年上涨。茶叶怎么采摘怎么杀青，怎么修剪怎么施肥，这些都有窍门，都是横在菱荷叶面前的一座座大山。

吴家塘茶厂位于梁皇山，海拔

高，云雾多，茶期也晚。其他地方三月份就能摘茶，而她这里，要等到四月份。四月份茶叶一冒尖，日夜奋战抓紧采摘。五百亩茶场，工人有一两百个，但负责运营的，就菱荷叶一个人。

菱荷叶只是个读过初中的家庭妇女，对于如何应对这些难题，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，她只记得，年轻时看过电视剧《上海一家人》，片尾曲中唱道：“要生存，先把泪擦干，走过去，前面是片天；从来女子做大事，九苦一分甜。”她觉得，这段曲子简直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。

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，反正都这样了，就兵来将挡、水来土掩呗。资金方面，她找到小姑子，借了房产证抵押贷款，再像蚂蚁搬家一样，一点一点攒设备、修厂房；运茶叶没有车，寻娘家弟弟帮忙；没技术，就到茶农那儿取经，去浙江大学、浙江农业大学接受培训，考取茶艺师。

“参加茶艺师培训时，同班学习的都是二三十岁后生、大姑娘，像我这样五十岁的阿姨辈，真的不多。但我也怕难为情，有什么不懂就问老师。别人考证是为了兴趣，我是为了茶场的生存。”菱荷叶说。

菱荷叶记性不是很好，办了厂以后，事情一多，更是顾了这头忘了那头，但谁在什么时候帮她做过什么，她却记得一清二楚。她时常告诉女儿：我心里面藏着一本账，每一个帮衬过我的人，我都有数。

做茶叶，工序繁琐，流程一道接一道，菱荷叶初入行，不一会儿就绕晕了。周边的茶农都是热心人，看她两眼一抹黑，不待菱荷叶开口，就自己跑来问：叶姐，有什么要帮衬的，你只管开口。

从湖头村到茶山，原先只有一条山路，坡陡、崎岖，时常走着走着，就“此路不通”了，一到落雨天，更是遍地泥浆，根本无法落脚。岔路镇政府知道这个情况后，第一时间出资整修，把原来的断头路全部打通了。

“我最感谢的就是杨主席。”菱荷叶说。在她的“账本”里，出场最多的，是县茶文化促进会会长杨加和。在菱荷叶经营茶场的第二年，杨加和赴吴家塘茶场调研，询问菱荷叶有什么困难。菱荷叶告诉他，茶场不通电，鲜叶采下来以后，还得运到王爱去加工，一来二去，成本增加了不说，茶叶的新鲜度也下降了。

“没有电是个大问题，你从这个山头搬到那个山头，再转回来，这咋弄弄啊？”杨加和说道。回来后，他立即对接供电局，把电线架上了山岗。

菱荷叶的难处，杨加和始终记挂在心头，他跟镇里的领导说：一个女人，半路创业，难得她有这份恒心，我们能帮就帮，能扶就扶她一把。

为解决孩子的学费问题，杨加和去慈善总会，申请助学金，解除了菱荷叶的后顾之忧；同时他还多方奔走，替吴家塘茶厂争取来10万元的扶持资金，并联系望海茶公司与菱荷叶结对，定向收购茶叶。

茶叶的销售难题化解了，菱荷叶心中的石头也落了地。经过几年辛勤劳作，她慢慢捋顺了经营思路，完成了从家庭妇女到茶厂负责

人的蜕变。

与此同时，菱荷叶的业务能力也在一步步提高。她深深知道，茶叶的质量就是茶厂的生命，为提高茶质，从栽培到施肥，从除虫到修剪，每一道工序，她都亲自把关。几年下来，吴家塘茶厂的牌子越来越响，茶场规模也从原来的五百亩，扩大到如今的六百亩。2015年，她又在城区开设了店铺，专门销售茶叶及山茶油。

反哺

菱荷叶还有个“娘家”，是宁海县老区办。平时一有什么疑惑，她总是跑到城里，敲老区办的门。有一天，工作人员看她走了进来，刚想询问她有什么困难，谁知菱荷叶抢先开了口：同志，我想搞结对帮扶！

这是2015年6月。那一年，菱荷叶的茶厂年销售额有七八十万元，扣除各项开支，毛利近十万元。

手头一宽裕，菱荷叶首先想到还债。她挨个上门，把欠下的债一笔一笔还掉。“都是问亲戚朋友借的。说实话，我老公去世后，他们晓得我的难处，并没有一定要让我归还的想法。但人家当时借给我，是信任我，自己现在有能力了，就一定要还，否则我会一辈子内疚。”菱荷叶说。

手头一宽裕，菱荷叶就想回报社会。她是个有心人，即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，看到街头行乞的可怜

人，总会从口袋里摸出几个硬币，递给对方。工余时，她时常听工人们聚在一起聊天，讲村里哪个村民生了病或者受了伤，再也干不了重活，没有工厂愿意接收，生活窘迫。工人们聊完摇摇头，叹叹气，她却记在了心上。

菱荷叶想起了自己生命中最黑暗的那段辰光，丈夫刚去世那会，家里寻不出一张百元大钞。为了活下去，她撸起袖子，到建筑工地当小工：搬砖头、做泥水，把自己当成男人用。山上的茶叶要施肥要治虫要除草，一到星期天女儿放学，她就让女儿代替她去工地，自己再背上药水箱往茶山跑。有时候做着做着，想起老公，就一屁股坐在山上，眼泪直流。

“我也是苦出身，所以特别能体会到他们的难处。”菱荷叶告诉老区办的工作人员。“让我跟他们结对吧，只要我有一口饭吃，就不会饿着他们。”

就这样，菱荷叶从老区办“讨”来十户贫困户，根据他们的身体情况，安排相应的岗位：炒茶、揉茶、剪叶或烧火。这些工作，为他们量身定做，既能照顾家里，又能拿到稳定的收入，发工资那天，贫困户们拿着钱，笑逐颜开。

省级示范性家庭农场、县级优秀农产品购销大户、高级茶艺师……当这些荣誉如潮水般向菱荷叶涌来时，菱荷叶说：这些荣誉应该给大家。这么多年来，没有政府帮扶，没有大家撑场面，我是走不到现在这一步的。

眼下，菱荷叶最大的烦恼，还是销售难。宁海茶山多，竞争激烈，她的六百亩茶园，一年只有一千来斤的销量，多数茶叶只能白白长在树上。“如果能多卖出去一点，我还能带动更多的农户富起来。”菱荷叶说。



命。2021年夏天，我只身北上探望父亲。他枯瘦的身体日渐萎缩，瞪大的眼睛没了光芒。母亲和弟弟一家仍是尽心伺候，不停地为父亲按摩、喂食、处理大小便。那些挂在墙上的全家福，就好像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历史影像，跟眼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利用给父亲翻身的时机，我们把他抬到轮椅上，我提议请弟媳为我们一家四口再拍一张全家福。尽管父亲没有感觉到，他依然是我们家庭中最重要的人员。有他在，这个家就是完整的。

这是唯一没有去照相馆拍摄的全家福。

《人世间》里，周母也曾突发脑溢血，以植物人状态躺了两年多，而命运却如此眷顾这个不幸的女人，在儿媳郑娟无微不至的照料下，她竟然苏醒过来，大部分记忆得到恢复，能够与家人进行交流。正如周秉义所说，要感谢郑娟的付出，让子女还能有个“妈”叫着，这就是一种幸福。多么希望，周母的运气能够移植到父亲身上，哪怕他失去记忆，只要能够醒来，也还是一个完整的家啊。

细想起来，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《人世间》的主角，只是以不同的方式，演绎着人世间的悲喜。我庆幸，家里客厅上挂着的那些全家福，为岁月铭刻下满满的记忆。

2022年元旦，晨起翻微信，盛妈妈发来一个“新年快乐，牛转乾坤”的动图。想起来，有些日子没去探望她了。再翻她朋友圈动态，身居上海的孙子带着媳妇回探亲，三人携手在镇明路一家蛋糕店吃“香草拿破仑”，标题曰：“在特殊的2020年岁末，留下美好的记忆。”惬意足噱。

在我的朋友中，盛妈妈年纪最长，过了元旦已是97岁。与她结缘，是通过同事盛育感老师。之前，我想了解关于宁波“一副”的往事，经盛老师介绍，遂与其母见面，一来二去，相谈投契。有一段日子，我隔三岔五去大沙泥街拜访盛妈妈，听伊道老古。

盛妈妈大名盛昭，1926年仲夏，出生于镇海骆驼西盛，为南北货号“恒新”家的三小姐，即便算不上金枝，亦为玉叶一片。出生后，她随父母北上青岛，直到抗战爆发，由于长期封港，海上交通受阻，其父经营多年的“恒新”歇业，盛昭随家人自青岛归甬。

常年战乱，盛家“恒新”南北货号难以经营。1943年，18岁的盛昭到甬上名医鞠超然创办的“宁波安生产科医院”学习产科，后因难以缴付昂贵的学费，只得放弃继续深造以获取医资资格。她自强不息的梦想不灭，走出大家庭后在四眼碇小学、团桥小学做代课老师。

工作之余，盛昭加入宁波基督教青年会学习英语，后参加青年会“话剧社”。话剧时称“新剧”“文明戏”，剧社成员多为甬江女中、浙东中学师生。由于两所学校为教会学校，圣诞前后时有话剧汇演，故而两所学校的话剧社在甬城小有名气。

夜幕降临，东大路霓虹闪烁，“大鸿运”酒楼门前停满黄包车，里面是吆五喝六的纸醉金迷。在剧场里，一幕幕倡导时代进步的话剧《雷雨》《雁门关》等，却受冷落。当年由明星刘恋、朱东方来甬出演的话剧《雷雨》，座下观众仅有七个人，而盛昭正是七人之一。

刘恋、朱东方、刘保罗……那些明星的音容笑貌，在盛昭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《雷雨》跌宕起伏的剧情，铿锵有力的对白，让她心潮起伏。此后，稍有闲暇她就搜集话剧剧本，摘抄精彩片段，深情诵读台词……

盛妈妈道出的一桩桩时髦老古，一如上世纪四十年代，从通商口岸刮来阵阵西洋风，吹进法国梧桐下的江北岸新马路，在石库门里开出茶麋。有一天，她说到浙东中学，回忆起这所由四明、斐迪合并而成的男校诸事，令我为之击节。

那日午后，聊天中谈及民国人物沈启无先生。盛妈妈说：“依晓得伐，沈启无后来还做过浙东中学

的校长。”

“哪个沈启无？”
“就是那个被周作人逐出师门的沈启无啊……”

不说不知道，经历“破门事件”后的沈启无，客居夫人傅梅的家乡宁波，他自1948年任教于浙东中学。能道出沈启无在宁波逸闻的，可谓屈指可数，而年逾九旬的盛妈妈掰指头，讲得煞煞清爽。

圣诞汇演期间，甬江女中、浙东中学两学校暗中“轧苗头”，欲在话剧公演中一争高下，都提前在剧本筹备、演员排练、舞台设计上精心策划。1947年春天，浙东中学学生干部熊孝熊来找盛昭，除却个人魅力，还有一个原因：甬江女中与浙东中学分别为清一色的女生、男生，甬江女中的学生可接受女扮男装，而浙东中学的男生却不情愿扮女生，即使愿意，演出效果也不佳。颇有想法的袁孝熊导演把盛昭借到浙东中学，和男生们一起排练《三千金》，既给观众一个耳目一新，也送甬江女中一个“始料未及”。

《三千金》是余姚人顾仲彝据莎士比亚悲剧《李尔王》改编的中国化莎剧，当时为话剧爱好者争相观看排演。袁孝熊导演让盛昭饰演小女黎梅珍，反复排练后，圣诞当天《三千金》幕布拉开，22岁的盛昭一出场，以一口流利的国语、袅娜的身影、从容而富有情感的表演博得如潮掌声，举手投足间，似一朵洁白茶麋，在舞台上灿然绽放。

《三千金》演出当晚，“综艺”话剧社的陈允达导演恰巧坐在台下，全程目睹“黎梅珍”真容，见盛昭在舞台上一板一眼的表演：嗔一嗔是眉黛聚峰，笑一笑是烟波水横，一呼一吸里，都有工笔描绘不出的风情。

彼时，陈允达导演在筹备话剧《刑》的公演，正缺剧中饰演县长“女儿”一角色，他果断邀请盛昭进剧组排练。1948年年底，话剧《刑》在“天然舞台”公演。海报的演员名单中，出现了一个“海吟”的名字，“海吟”正是盛妈妈自取的艺名。她告诉我：当年女性多为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，她憧憬着自己不一样的人生，“海吟”要在人潮中吟唱，要在人潮中低吟，发出声音。

“海吟”甫一出场，天生不凡的清颜靓丽，与生俱来的自傲，莫不令人着迷。曩时，年轻的盛昭早起喝咖啡、吃饼干要涂白脱奶油、读巴金莎士比亚，她既懂狐步舞的featherfinishslow，也晓得“腌笃鲜”须放几片嫩笋方能入味……只是余生也晚，她口中老宁波的风花雪月，无缘得见，只能想象了。

之前，翻阅陈丹燕的上海三部曲，总以为金枝玉叶、风花雪月并红颜遗事，不过是笔端过往与时间的秘密。孰料走着走着、写着写着，不时能与原本以为早已成为过去的老友旧事相逢，譬如在嘈杂尘世的一隅，遇见莞尔颌之的盛妈妈。不早，却也没晚一步。

抬头看看“圆月”（外一章）

王思涵

闲读桂花

我家前面有一棵桂花树，日夜静静地与我对视着。

尽管它比其他树木长得瘦小，枝叶仍舒展地伸向天空，寒风也无法让它凋敝。繁茂的叶子将桂花树装扮成一个圆球。临窗“读树”，似乎已成为每日家庭作业之外的必修课。

那天夜里，熟睡的我被雨声吵醒，穿上衣服，抬头看窗，夜如墨染，那棵原本就瘦小的桂花树，在风雨中摇摇晃晃显得更加模糊。爸爸过来问我怎么还不睡？我快快地说：“雨这么大，风那么冷，桂花树会不会死啊？”“小傻瓜，怎么会呢？”爸爸眯眯眼回答。

第二天，雨过天晴，太阳露出了笑脸。我起床迫不及待地飞奔下楼，站在桂花树下细观端详。一夜的雨水打落了很多叶子，但我惊喜地发现，叶子边上竟然长出了嫩黄色的花蕊！

没过几天，我闻到了淡淡的香味，桂花的芬芳散发著，越传越远，整个小区的居民都能闻到了。